

阅读在内心体验

——霍兰德之阅读“本体”

□冯莉钧

引言

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经历了一次范式转变，阅读理论引发人们的关注。正如伊格尔顿所言，“人们的确可以把现代文学理论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全神贯注于作者阶段（浪漫主义和19世纪）；绝对关心作品阶段（新批评）；以及近年来注意力显著转向读者阶段”^①。在读者理论研究阶段，美国后现代精神分析学派的文学批评家诺曼·N·霍兰德^②试图

① [英] 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② 诺曼·N·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1927—2017）是美国后现代精神分析的领军人物。其思想主要集中于对读者与文本关系的研究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0—1970年代，他把精神分析领入阅读领域，接受新批评的文本细读的方法，仔细剖析读者在阅读文本时的反应，建立文学反应动力模式。第二阶段是1970—1980年代，霍兰德这一时期在美国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建立文学心理学研究中心，并与莫里·施瓦茨开设了“德尔菲”研究课程（The Delphi Seminar）。该课程研究文本的解读过程，逐渐形成其以“Identity”（本体）为核心的互动批评理论。第三阶段是1980年代中后期结合认知科学、脑科学深化对读者身份的研究，以构建循环往复的阅读批评模式。可以说，霍兰德的一生都在完善其文学阅读理论的建构，并认为这种建构是开放的、动态的、持续进行下去的。参见〔美〕诺曼·N·霍兰德（Norman N. Holland）：《后现代精神分析》，潘国庆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中译版序。

关注不同读者的阅读“本体”，窥探不同读者的阅读心理，由此构建出读者与文本动态开放的互动沟通模式。本文将对霍兰德的阅读“本体”理论予以分析。首先理清霍兰德的“本体”到阅读“本体”的理论路径；其次，分析 DEFT 的阅读动态心理过程；再者，指明霍兰德的阅读“本体”注重的是读者的阅读体验过程，而不是一味“形而上”的理论构建；最后对霍兰德所提出的读者与文本开放对话之可能性进行反思。

一、微观现实读者的阅读“本体”

霍兰德的读者反应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早期英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启发霍兰德分析读者细致的阅读过程；二是精神分析启发霍兰德关注读者的心理变化。霍兰德的读者理论强调阅读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对于阅读理论的建构应该关注阅读过程中的具体读者。这种对现实的真实的个体读者的关注，是霍兰德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下，在大写的理性的形而上主体性的瓦解下，提出注重个性读者的人之“本体”，发表对“真”人的尊重和关注。这是对于强势的“形而上”人的反叛，正如“在瓦蒂莫看来，现代性的终结在哲学上导致‘弱思想’（il pensiero debole）的出现，这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反思模式，它直接对立於‘形而上学’或‘强思想’（这种思想是盛气凌人的，冠冕堂皇的，普遍主义的，非时间性的，攻击性的自我中心的，对显得同它抵触的东西不宽容的，等等）”^①。“弱”意味着多元差异的解放，许多的声音、方言得以被倾听，不完整是一个持续的状态^②。这种“弱思想”体现在阅读理论中就是关注个体读者的声音，不再集中于对形而上空想的看重。霍兰德的阅读思想就是在关注个性读者的真实声音

① [美] 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第301页。

② 聂世昌：《瓦蒂莫的“虚弱的思想”：辩证法和差异》，《文化研究》（第33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的基础上，认为阅读是读者与文本回环互动、平等交流对话的过程，阅读不在于追寻确切的意义，意义不在于文本，不是由作者决定，也不是读者纯粹主观的解读，而是多方互动后在“潜在空间”中不断生成的。霍兰德在其理论建构过程中十分强调这种不断发展的开放状态。

霍兰德提出的“本体”就是处于一种不断运行状态。“本体”这个词来自其题为《人之本体》一文，霍兰德在文中指出：“本体指的是人类生活这一变化内部同一性的整个模式。”^①“Identity”有“身份、本体、本身”之意^②。霍兰德发展海因茨·利希滕斯坦（Heinz Lichtenstein）的“原始本体”^③概念来阐释其“本体”概念。霍兰德指出我虽在日常生活有无数个变化的“我”存在，但这些变化的“我”始终保持着一个连续的同一的“我”。霍兰德强调“本体”对“我”的重要性，他指出“统一性之于文本”等于“本体之于自我”^④。无论变体如何发生变化，都可以在差异性中窥探到同一性，“本体”就是这种“变”与“不变”的整个模式。由此可见，霍兰德的“本体”概念并不是说同一性的不变是中心，变体受到本体的规训或奴役；而是说这是一种“模式”，也就是强调“变”与“不变”之间的关系与构建过程，强调多元开放的差异性价值。所以，霍兰德“本体”概念是一个充满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变”与“不变”之统一体，是作为一种假设，用于概括一个人的整个模式。方成在《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中用公式概

①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49页。

② 本文根据国内现有的对霍兰德理论的两本译著和相关理论书籍中的介绍，基本采用“本体”这一译法。

③ 利希滕斯坦用“原始本体”来表示在我们每个人出生后的头一年中，由婴儿和母亲通过相互满足对方需求而发展起来的。母亲具有某种需要和个人风格，婴儿也把他从基因发展而来的某种风格带进两人的关系中去。为了婴儿能存活，这两种风格必须融洽，而这种融洽便在婴儿身上造就了其原始本体，“一个必然居于所有其他心智发展之前的零点”，“一个不变量，它的变异将会向各发育序列赋予一个不变的内部形式和核心”。参见《后现代精神分析》，第49页。

④ Norman N. Holland, “UNITY IDENTITY TEXT SELF”, *PMLA*, vol. 90. no. 5, 1975, p. 815.

括了本体的形成和积累过程。 $I=I(1)+I(2)+I(3)+I(4)+\dots+I(n)$ 。这里的I是比较稳定的“本体”主题，I(1)、I(2)、I(3)、I(4)、I(n)则是本体不断变化的形式^①。本体的形成便是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始终保持着不完整性的缺口。正如霍兰德自己所言“根本的现实并不依赖‘外在于彼’的法则，也不全在‘内在于此’也，而是依存于自我和他人他物之间创造性、构筑性的联系，这种联系既产生了‘内部’，也产生了‘外部’。在探索统一、分裂、自我的奥秘时，本体可能是一把钥匙”^②。总的来说，霍兰德的“本体”是人与外在事物发生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统一性的个体属性，并由这个更新的“本体”再次与外在事物接触而发生关系的不断更新过程。概括来说就是“我在那个人身上感知的风格或是主题”^③。也就是说，“本体”可以理解为个人的一贯处世风格及习惯，但这一“本体”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始终是不完整的，是在个体与世界接触中，不断生成、不断被建构的。它处于一种差异性的发展状态中，既在不断发展变新，又不断整合成新的统一性“本体”。

自然，霍兰德根据他在“人之本体”中对“本体”的分析，在阅读理论中提出阅读“本体”。何为阅读“本体”？在霍兰德《阅读与本体：一场心理学革命》中将阅读与本体相联系。他说：“按我的定义，本体是一种特殊关系：把某个人理解为一个主题及众多变体”^④。于是，霍兰德提出对同一文本的阅读，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知，并且读者在阅读及释意中有其自己独特的风格。霍兰德“将不同读者阅读同一语言时的差别与同一读者阅读不同文本时的同一性联系起来，办法是寻找那些个人风格——本体”^⑤。霍兰德为了阐释清楚阅读中不同读者面对同一文

① 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91页。

②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75页。

③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135页。

④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138页。

⑤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138页。

本所展现出来的阅读差异性，和同一读者面对不同文本所展现出来的相对同一性，以“本体”这一概念的延伸来说明这种差异与同一的张力和谐。阅读“本体”自第一次阅读时就已然发生，读者的“前见”受读者自身之“本体”影响，所以阅读中总是有着同一性的彰显。又因“本体”之不断变化，阅读之同一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更新的。于是，不同读者之不同关注点、兴趣点及审美喜好等都影响着个性读者在阅读中审美风格、理解向度的变化。当然不同读者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在不断更新的过程中。正如，文森特·里奇（Vincent B. Leitch）指出：“霍兰德认为，相信反应的一致性是错误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个性决定反应。”^① 个性包含在人之“本体”中，并突出强调了个性差异在阅读“本体”中的作用。

在这，霍兰德关注阅读中一个个真实阅读的活生生的现实在场者。这个“真”人在阅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个人偏好等都彰显出阅读的个性。霍兰德对具体读者的阅读反应活动进行心理分析，并以“本体”这一概念将之理论化。这里的不变之主题就是文本，变之变体就是读者。也就是说，阅读“本体”产生于现实中真实的阅读实践过程，是通过现实读者的行为积累形成的一个不断变化的模子。当然，霍兰德强调这个模子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建构的状态。阅读“本体”不是先天的，是在后天的阅读实践过程中不断积累的，每次的阅读都会留下印记，这一道道痕迹构成阅读之“本体”的整体样貌，但这个样貌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并始终处于一个未完的状态中。总之，阅读“本体”可以说是以动态发展的眼光解读读者的阅读活动，而不是以一个稳定的、绝对的、静止的读者理念来框定阅读的内涵。

^① 王顺珠主编：《当代文学批评：里奇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二、阅读动态心理过程：DEFT

在霍兰德看来，读者的阅读活动就是阅读“本体”与文本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实则是读者的心理变化过程。霍兰德借用精神分析来研究读者鲜活的心理反应。后现代精神分析关注的热点是“关系”问题，在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等“客体关系”理论家和爱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海因茨·利希滕斯坦（Heinz Lichtenstein）等“自我心理学”理论家的影响下，霍兰德研究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了新发展。

霍兰德借用精神分析的四个术语，将其运用于解读阅读接受活动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展现读者细致的心理过程。由此使得文本成为读者自身心理构建的一部分，读者的阅读释意又成为文本的一部分。这四个术语分别是 Defense（防御）、Expectation（期待）、Fantasy（幻想）、Transformation（转化），分别取英文的第一个字母简化为 DEFT。霍兰德将这四个术语同读者的心理活动紧密联系，以此来分析读者细腻、复杂的阅读心理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他的对话批评模式。

1. Defense（防御）

阅读活动的开启，首先是读者愿意开启文本，与文本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为了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读者需要采取一种防御机制。“防御”是将读者阅读前的焦虑下降到可以容忍的水平，使读者可以顺利地开启阅读。其次，每个人的“本体”就有防御的自我保护机制，阅读“本体”本身就是一种防御，是读者在以往阅读中形成的一种内在相对稳定的气质。读者在筑起防御的同时又有所期待，在与文本的碰撞过程中，读者内心一方面防御未知阅读文本所带来的焦虑，另一方面又带有跃跃欲试的期待心理开启文本阅读，从而实现与文本对话的感觉。在《文学反应动力学》一书中，霍兰德认为防御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种

是防御机制，另一种是文本形式。“文学作品为我们做了一个梦。它体现并在我们内心唤起了一种中心幻想；然后它驾驭并控制那一幻想，它的方式如果是存在于人脑中的话，我们会将它们称为防御机制，但是由于它们存在于纸上，我们便称之为‘形式’。”^①形式相当于读者幻想与文本之间的减震带，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更多地关注语言文字，而不是内心幻想，通过“形式”以此来减弱幻想带来的焦虑及恐慌。所以，“防御”其实是一种平衡，使得读者对于快乐的欲望和对于痛苦的恐惧保持一种和谐，这种和谐与平衡使得阅读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2. Expectation (期待)

期待是一个伴随着阅读过程不断进行的心理模式。正如萨特所言：“阅读时，你在预测，也在等待。你预测句子的末尾，预测下一个句子，预测下一页书。你等待他们来证明你的预测是否正确。阅读是由许许多多假设、许许多多终于要醒的梦、许许多多希望和受骗所组成的。读者总是走在他们阅读的那个句子前头，进入一个他们读下去时一部分逝去、一部分相应地聚集拢来的未来之中。这个未来从一页退到下一页，形成了文学客体的一个移动着的地平线。”^②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始终怀有对下文的期待而可以持续阅读下去。当然，在开启阅读之前，读者对于未知的文本也存在着期待。这种期待往往受之前阅读经验的影响而带有某种“前见”或者说“期待视野”。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霍兰德认为阅读“本体”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潜在空间，阅读“本体”可以不断变化。所以以往形成的阅读经验和偏好并不能决定读者是否读与“前见”不相符合的文本。读者总会怀着试一试的心态，暂时搁置脱离阅读“本体”的焦虑，以好奇、兴奋的心态，习惯性地抑制未知带来的惧怕，阅读与“本体”有偏差的文本。正如霍兰

① [美] 诺曼·N·霍兰德：《文学反应动力学》，潘国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页。

② 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93页。

德所言：“我所希望的，我亦害怕；我所害怕的，我亦希望。”^① 当读者通过防御抑制了焦虑，以怀有期待的心情开始文本阅读时，就有了不断阅读下去的动力。这种期待中有着符合预测的满足，意外发展的惊喜、与期待不符的失落等复杂的情感交织，但正是这种不知未来的阅读期待使得阅读可以持续进行下去。

3. Fantasy (幻想)

精神分析中的幻想往往与欲望或冲动等内驱力有着紧密联系。幻想是个人从自身内心投射到外部世界的东西，它往往与人的自由的联想、想象、期望相联系。霍兰德指出：“人们可能抱有的种种幻想（或是作为愿望的满足，或是作为对焦虑的驾驭），使我们能够对文学可能加以转化的种种幻想编出某种幻想辞典。”^② 这里，霍兰德用了“幻想辞典”（A Dictionary of Fantasy）来说明读者的内心幻想是一个丰富奇妙的大杂烩。在阅读之时，读者通过幻想引导、投射、转换文本使其符合阅读“本体”的期待。这种幻想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文本的重新建构。在幻想中读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自身的阅读期待通过幻想转化寄托于文本，幻想使得读者与文本不断发生碰撞，读者在幻想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的同时，获得丰富的审美体验。当然这种对于文本的幻想重构不是任性随意的，而是在文本“统一性”的范围内使得读者的阅读“本体”尽可能得到发展与彰显。

4. Transformation (转化)

在霍兰德看来，文本意义不是读者强加于文本的意图，而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体验，是在读者的防御降低了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后，再满怀期待地展开对文本的阅读，并通过幻想使得文本与阅读“本体”不断碰撞与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防御、期待、幻想的视角都在不断地转化，在这一综合过程中平衡焦虑与满足，使得内心潜藏的

① 《后现代精神分析》，中译本序第12—13页。

② 《文学反应动力学》，第36页。

无意识欲望转化为社会所能接受的意蕴。也就是说，“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只要期望被激起了，防御也相符了，幻想也投射了，我们就可以使用与作品相符的防御，将自己投射进作品的意愿转化成某种审美、社会、伦理或者宗教方面的连贯性”^①。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所获得的体验、感悟在向外表达时要经过连续不断地转化，使其成为符合道德、知识、社会的规则与习俗或是审美一体化的经验。

这种防御、期待、幻想、转化的模式呈现的是一个读者的阅读心理构建过程。这种 DEFT 的阅读模式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交流反馈过程。皮亚杰（Jean Piaget）的“认知发生理论”是一种创造性的建构行为。在这一理论中，认知建构既是一种发现，又是一种发明。建构带有创造的意味，这种建构是一种行为活动。霍兰德的 DEFT 模式正是这种带有创造性的主体主动的活动，DEFT 模式意味对于文本的阅读不是单向的刺激——反应行为，而是一种思维的构筑行为。霍兰德认为面对文本“首先，我们建立起一个总体的、仅有泛泛印象的联系，它提供了密切关注的基础。第二步，我们生成了一个与取自外部世界的神经资料相配对的内部产物”^②。也就是说，读者的每次阅读体验都经历无数 DEFT 的过程。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往往先有一个预设的整体感知，在展开不断阅读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期待、防御、幻想，进而构建完整的解读。当然，读者在不断内化文本之时，阅读“本体”也因对文本的解读而更新了自身。

三、意义在于读者的心理体验

霍兰德作为美国读者反映批评的代表人物，他的阅读理论始终关注的是具体读者的内心活动。“他没有给出读者的阅读应该以什么作为阐

^① 朱立元、张德兴等著：《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七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60页。

^② 《后现代精神分析》，第164页。

释的‘下限’，而是立足于阐释读者面对文本的心理接受过程与方式。”^① 他开始意识到不应给读者下一个先在的定义，然后审判读者是否符合这一标准，而是注重读者真实的阅读体验与感受，关注文本与读者交往的过程本身。

在霍兰德看来，阅读是一个人的个性行为，正如其创建的 DEFT 的文学阅读心理构建过程一样，作为一种认知建构活动，阅读是在阅读本体的作用下与文本相互依存的互动过程，是在 D（期待）+E（防御）+F（幻想）+T（转化）过程中与文本跌宕起伏、循环往复的阅读体验过程。正如霍兰德的“本体”概念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状态。在霍兰德的阅读理论中，文本是可以与读者交流互动的“类主体”，读者在内心不断产生幻想，不断期待在接下来的阅读中得到文本回应，在 DEFT 的联合运作中推动阅读的进行，助力阅读“本体”的不断发展。因此，阅读不在于一味探寻文本确定性的意义所在，意义就在于读者的心理体验过程，在于读者与文本互动而形成的潜在空间。这一潜在空间包含着读者丰富的内心变化过程，这一心理体验的整个过程就是阅读文本的意义。不同读者有着不同的阅读体验，这种体验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阅读史。正如“卡夫卡的朋友雅努赫将此部小说（《变形记》）读成一篇宗教和伦理寓言；布莱希特将它解读成‘唯一正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作家’之作；匈牙利评论家卢卡奇将它封为颓废的布尔乔亚的代表作……纳博科夫则将它（部分地）读成一则青春期忧惧的寓言故事”^②。正是由于不同时代无数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内心世界大相径庭的活动过程才赋予了文本丰富的生命活力。读者“本体”的差异性及阅读“本体”在 DEFT 过程中的开放发展状态，才使得文本意义不是孤零零的一个确定点，而是枝繁叶茂的无数不确定性衍生的生命之树。

在阅读的体验中，阅读“本体”得到源源不断地认同、确证、补

^① 《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第 293 页。

^② [加拿大]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阅读史》，吴昌杰译，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115 页。

充、发展，并在阅读过程中带有自我“本体”倾向性的选择，以 DEFT 的阅读心理模式，逐渐发展出读者个人的风格与习惯。“读者现存意识将必然做出某些内在的调整，以便接受和处理阅读时文本提出的某些陌生的观点。这一形势产生了这样的可能性：读者在内化、协商、实现文本中那些部分上不确定的成分时，他自己的‘世界观’可能受到修正。”^① 于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获得充足的感性体验及及时的快感满足，而阅读的意蕴就在于读者对文本的改造和重构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可以说，由于霍兰德认为阅读之意义在于读者的心理体验，所以阅读“本体”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呈现出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四、对话之可能性的反思

霍兰德试图通过阅读“本体”和 DEFT 的阅读心理来言说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于是，他突出强调了文本的“类主体”性及阅读“本体”的开放状态，试图以此来阐释文本与读者的动态结构。他指出，“文学批评……所涉及的作为其主题的东西不是文本，而是把读者与文本之间的沟通当作己任……批评的真正焦点必须是读者与文本的关系”^②。可以说，这一阅读方式“破除了那种生硬的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代之以我与你（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和问答关系”^③。在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看来，对话，不仅是一种沟通，而且具有一种平等性，“我”始终是关系中的“我”，“我”和“你”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我”和“它”始终是一种主客关系^④。霍兰德试图将读者与文本

① [英] 拉曼·塞尔登、[英] 彼得·威德森、[英] 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6页。

② Norman Holland, *5 readers reading*,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248.

③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④ [德] 马丁·布伯：《我和你》，杨俊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3页。

的关系拉入“我”和“你”的平等关系中。正如苏轼在《琴诗》中所言：“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琴”与“指”若不互动，如何产生琴鸣之音。若读者与文本不相互对话如何产生文本之意、读者之解。霍兰德认为读者 DEFT 的阅读心理建构过程可以实现对话互动。

但建构在 DEFT 上的对话，并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流。在阅读理论中，读者始终是阅读的主动发起者，也是阅读的主动完成者与承担者，文本只是处于一种敞开的拥有多样可能性的状态，其意蕴的丰富有待读者在阅读中通过心理活动来完成。霍兰德的这种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是在读者的内心体验中完成的，所以读者与文本可以说是相互依存的，但并不是平等对话的。正如其《后现代精神分析》序言中所言，“‘文学反应动力学’的模型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转化工作的是读者，而不是文本。文本只是原材料。我们必须将‘文学反应动力学’中所描述的转化设在读者之中，而不是文本之中”^①，就已经明确读者的中心地位。而霍兰德又试图通过读者与文本回环往复的反馈机制来说明这是一种对话，实际上并不成功。文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能动的主体性。所以霍兰德在其理论中，自己也采用“类主体”这一概念来言说文本的主体性，静态的文本无法完成主观能动性的对话。虽然在读者开启阅读之旅时，文本与读者之间原本分明的界限就模糊了，“我们不再寻求简单的二元结构，我们正努力对这一潜在的空间进行详尽的探索，自我与他人互为依存”^②。但这种相互依存是当文本一旦进入读者的眼中，文本就在被读者所重新阐释与建构，当然读者对于文本的建构也不是天马行空、随意捏造的，而是在文本的“潜在空间”内进行“幻想”和“转化”。文本的丰富意蕴需要读者来开启，不然文本就是封闭的死物。总之，霍兰德试图构建的读者与文本的对话，是一种经过变形，将文本拟人化后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在读者的心理活动中由读者自

① 《后现代精神分析》，中译本序第 8 页。

② 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56 页。

主完成转化。

这种对话的开展在读者的心理，读者始终处于中心、统摄的地位。在霍兰德的“本体”概念中，他已经注意到了“变”与“不变”之间的交织状态，但霍兰德始终隐约地强调“不变”的中心地位。可以说，霍兰德在试图打破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上仍不彻底。德里达所言：“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中，我们所见到的唯有一种鲜明的等级关系，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要颠覆传统哲学，就必须“解构这个二元对立”，其策略“便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机，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①。换言之，要打破这种二元对立就是要允许各种声音被听到，允许多元差异的存在。可见，在后现代主义中拒绝保护完整、统一，所有的一切都试图朝着破碎、瓦解、多元的方向发展。霍兰德构建的阅读理论其实就是试图构建读者与文本的和平共处状态，但在构筑期待、防御、幻想、转化的理论路径中读者又始终占据主导位置，阅读“本体”在这一时刻上是倾向读者的。也就是说，霍兰德在强调其阅读“本体”的不断发展、开放动态状态中，对于“变”的不断生成性认识是深刻的，但对于“不变”依靠“变”而不断完善的整体性认识是建立在试图构建一个永恒的本体主题基础上的。就这一点而言，霍兰德的阅读理论还是围绕读者，通过读者的心理活动讨论对话之可能性。同时，霍兰德注重对于具体读者的个案分析，将文本解读看成为建构个性的阅读“本体”而服务，反对对文本进行相对权威的确定性的意义探寻，这也引发了许多批评家的不满。弗里德瑞克·克鲁斯（Frederick Crews）就指出，“霍兰德忘记了整个批评活动的存在理论（raison d'être），在进行一场非常特殊的破产拍卖”^②。

① 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6—227页。

② Frederick Crews, *Out of My System: Psychoanalysis, Ideology, and Critical Metho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179—180.

结语

霍兰德的阅读心理关注到了后现代批评话语中的“间性”“生成性”“对话的可能性”等问题，超越了非此即彼的意义追寻，通过对具体读者阅读心理的分析，建构一套理论体系来言说阅读活动。其“本体”概念的构建体现着同一与差异、整一与多元、生成与固定的矛盾复杂性。他通过读者的 DEFT 阅读心理构筑过程来阐释其阅读“本体”不断生成的开放状态，并在这一过程中强调阅读对于读者的心理体验，而不是期望在文本中求得永恒的文本意义。同时霍兰德又在这个开放生成状态中隐藏着一个相对固定的“我”之“本体”。可以说，霍兰德从读者心理的角度为读者理论开辟出了一片新空间。但值得关注的是霍兰德的阅读理论在强调解读的丰富多元可能性中却引发了不确定性的无限展开。阅读是读者不断的心理构筑过程，相较于相对固定的文本，读者的千姿百态和读者心理的变动不居可能导致不确定性的蔓延。如何确保读者的阅读之思不是漫无边际、任意而解的“胡思乱想”，是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